



编辑:邢程|美编:王春卉|责校:李传富

被索马里海盗劫持,获释后回忆噩梦经历

枪口下为奴1670天 曾吃老鼠充饥

冷文兵肤色黑得深沉,左额的两道疤痕凸显,从发际线一直弯到眉梢。这是逃跑被抓回后海盗留给他的印记。从2012年3月,在阿曼籍台湾渔船“NAHAM3”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后的1670天里,冷文兵和其他船员在被海盗用竹条抽打的恐惧中,为他们擦拭枪支、洗衣做饭,饥饿时用老鼠肉充饥,困的时候睡过蜈蚣和蛇丛生的野地。

10月22日,船员安全获救。冷文兵成为29名船员中幸存下来的26人之一。得知可以回家,被海盗骗过30余次的冷文兵起初并不相信。“直到看到飞机来了,我才确定,我真的要回家了!”3天后,他回到四川德阳市中江县的家里,赶上了父亲的62岁生日。这是他17岁离家后,整整10年,第一次归来。



27日,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阿曼籍台湾渔船“NAHAM 3”号上的最后一名获救中国船员(因健康原因未能随其他中国船员同机回国)在外交部工作组陪同下安全飞抵广州

新闻背景 >>

索马里海盗——海上抢劫其他国船只的犯罪者

索马里海盗,是一群专门在海上抢劫其他国船只的犯罪者。随着1991年索马里内战的爆发,亚丁湾一带海盗活动更趋频繁,曾多次发生劫持、暴力伤害船员事件。索马里海盗有四大团伙:邦特兰卫队、国家海岸志愿护卫者、梅尔卡、索马里水兵。2009年12月,索马里海盗当选为《时代》周刊2009年年度风云人物。2011年4月11日,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索马里境内和境外设立特别法庭,负责审判在索马里附近海域实施海盗行为的嫌疑人。

囚禁生活 >>

树林空地就是栖身之所

消化内镜检查报告出来了,冷文兵看到结果:胆汁反流。

10月26日上午,冷文兵的二爸冷海荣骑着电动车,陪他到中江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体检,“没大碍,就是有点胃炎,因为长期没怎么吃东西。”

在索马里的日子,抽干他希望的,就是一天天减少的食物和水。

在海上的时候,冷文兵和船员们可以自己钓鱼,也有冻菜吃,但被抓上岸后就没了这么幸运了。“没有专门给人质吃饭的地方,只有薄饼。”

早上,他们的伙食是四五个面糊做的薄饼。“饼捏在一起还没一个拳头大。我觉得自己能吃二三十个。”每天只有两顿饭,饥饿如影随形。

在最艰苦的时候,他甚至被逼吃过老鼠肉、鸟肉和蛇肉猫肉,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肉。

十几平米的地方,挤着二十多名船员。更恶劣的是,有时在树林里砍出一片空地,就是栖身之所。起初,在被看押在船上的时候,还可以打扑克牌。聊天、打牌、睡觉,这几乎是生活的全部。“到处都是背着枪的人。一次,当地的红十字会把我们送到当地警察局5楼楼顶。远方的枪声从窗口飘进来,连绵不断,持续了两三个小时,到处都是逃窜的人。”

有时候海盗会把子弹卸了,让冷文兵他们帮着洗枪。他看见海盗那里有AK47、重型机枪、火箭筒、榴弹枪等,武器多得认不清。

被劫经过 >>

船长成第一个死亡的人

2012年3月26日晚上,冷文兵把当天的航行记录拿

给船长后,下去睡觉。刚躺到床上,就有船员气喘吁吁地跑到房里,说外面有海盗。

一开始冷文兵还不相信。他冲到楼上,躲到铁板后面听,子弹伴随着“啪、啪”声打在船身上。冷文兵往驾驶室跑,想和船长汇报情况。

“我们想向左转弯甩开他们。”结果船转弯,速度放缓,海盗很快就登了上来。海盗刚上船时,两颗子弹从冷文兵头部左上方飞过去,把船上的驾驶室打出两个洞。

“往后面走,躲起来!”船长一边对冷文兵大喊,一边拎着凳子追了上去。枪响过后,当场受伤的船长最终成了“NAHAM3”渔船第一个死亡的人。

冷文兵躲到房间里,拿着刀,没敢动。海盗用铁锤把锁撬开,将船员全部清了出来,还把他们的衣服全都脱掉,蒙起他们的头。周围吵吵嚷嚷,哭声一片。那次,冷文兵没有哭。

到了索马里之后,生活的希望和意志被一点点榨干。到后来,他没忍住,哭了几回。

海盗用粗竹子打冷文兵和其他船员。冷文兵在那里挨过几次打,竹条打在身上留下深浅不一的伤痕。“在那个地方,不挨打是不可能的。”有时打完之后,“海盗也会安慰我们,说没有关系,不会杀掉我们。”有好几次,冷文兵都以为自己活着回不去了。最濒临绝望的一次,海盗把所有国家的人都叫了过去,把手捆在后面,脚弯过来,让他们全部趴在甲板上,然后子弹上膛。

“那个时候我哭了,想着海盗是不是要把我杀掉。”

后来才知道,“他们实际上是在做卫生防护工作。”

等待解救 >>

绝望的时候船员相互打气

身在索马里陌生的小镇,他心中最割舍不下的是父亲和家。醒着的时候,他常常想到这些,望着索马里的星空,

全。

记者:你认为这帮海盗是一群怎样的人?

沈瑞章:他们非常恐怖,随时都拿着枪,还用枪打过我们。他们在索马里海域的活动非常猖獗,范围也广。我们刚被劫持的时候,我看到周围还停了四艘船,都是被劫持的。

记者:为何谈判长达四年半的时间?

沈瑞章:船刚被劫持没多久,船东答应给110万美金赎回我们,结果海盗觉得少,就没答应。之后一直在谈。后来船也搁浅了,又是破旧的船,过了一年四个月左右,船

周围黑黢黢的,凌晨一两点钟都睡不着,头疼得厉害。

海盗有时候也不定时地让船员们给家里打电话。“让他们着急,给政府施压。”冷文兵给家里打过十多次电话。最近的一次是两年前,电话是打给表姐的。“别告诉爸爸,他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。”冷文兵反复叮嘱。但是父亲后来还是知道了,“因为太久没回家了。”

相互提防是这里生活的常态。船上讲话要小心翼翼,“怕闹出事,海盗找我们麻烦。”冷文兵说,没有被海盗抓之前,他的性情比较暴躁。但是被抓之后,很多事他学会了忍让。“大家也是生死之交。”

他们没有自由,海盗们只允许人质一个一个出去上厕所。而如果谈判不理想,海盗们就会发脾气。“看到我们就骂,有时会动巴掌、用拳头打。”

希望和失望在这个狭长的地方杂糅着,绝望的时候,船员们也会相互打气。“大家都要活着回去。”一年的时候,冷文兵们想,可能过不了多长时间,就会有人把他们救出去。就这样等到了第二年,“现在已经两年了,可能很快就有把我们救出去了。”

到后来,“我们就会相互鼓励,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,难道还等不了更长的时间吗?”

虽然大家相互安慰,但是心里还是止不住地忐忑。就这样,冷文兵和20多个船员一起一直挨了4年多。

这中间,断断续续地有人离开,一个外国船员先回去了。“他走的时候和我们说,他回去会想办法帮助我们。”冷文兵和他没法交流,只能用手比划。

也有船员最终病死在索马里。

跳海逃跑 >>

竟被牧羊人送回给海盗

逃——冷文兵和船员聊过好几次。他们设想出一条线路,然后,就再没有下文。

谁也不敢跑。

冷文兵好几次看见,自己被囚禁的船只后面有几只小船,来来回回,规模不小。“上面有直升机,感觉是哪个国家的军舰在巡逻。海盗一见直升机,就让我们躲到看不见的地方。”

这像一种说不出的可能性。冷文兵终于跳海了,一个人。

那一天,船抛锚,周围拿着枪的海盗没有注意,冷文兵拼命游了一个多小时到达岸边。

上岸后,他捡了沙滩上海盗丢下的衣服穿上,然后走了十几个小时,最终口渴的他敲了一户牧羊人家的门。

水没讨成,一把枪顶上了脑袋。

冷文兵没有想到,牧羊人会通知海盗。他被送回去后,两个海盗威胁要把他杀死,跟着一顿暴打,左额那一弯伤疤就此刻下。没人像冷文兵这样尝试过。他失败之后,船员眼里再没有远方。在这将近5年的时间里,海盗不是没有给过他们回家的希望。“他们说了二三十次要放行,从来没有行动过。”

冷文兵数不清自己掉过多少次眼泪,海浪一下接一下地打到船身上。他想起远在四川的家乡,没有海腥味。

17岁那年,同龄人陆续到外地打工,“那时去建筑工地打工,也就一天二三十元,感觉跑船更好些。”

他和家乡一家劳务公司签了三年合同,“最初工资不到200美元,之后加到700美元。”

最初,冷文兵先跟着收鱼线。一条鱼线50米,5人一组,连续收800多条,5小时之后轮班。后来负责杀鱼,把钓上来的大鱼清理干净,放到船舱里。他还管过扬缆机,也开过船。“大副很凶,做不好,或者太慢,都会被打、被骂。”冷文兵想到家里条件不好,只能咬着牙做完三年。

结果整整十年,海里一漂,再没回头。新加坡、阿曼、毛里求斯、斐济……一直到索马里。直到10月25日,看见接人质的飞机来了,他没有流泪,只是终于确定,“我真的要回家了。”

对话获救台湾同胞沈瑞章

有单独被赎机会但选择留下

记者: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自己获救的?

沈瑞章:22日早上,一个海盗头说我们被释放了。我以为是在开玩笑,没有人相信,因为之前好多次都说要放人,没有放过。下午三点,所有人被叫出来,我看到3部空车开过来,才相信被释放了,心里想着,太好了!

记者:回来的过程中,还遇到过危险吗?

沈瑞章:确实有。护送我们出发的时候,有两辆车和我们一起,结果半路上发生两次枪战,我不确定是不是别的海盗团伙来抢人,周围就出现二十辆车左右,保护我们的安

东就只愿意付50万美金了。2014年,我录过一段视频,是海盗拿枪逼我,要求台湾当局催促船东出来谈判,那时候谈判已经破裂,海盗找不到人,就让我录了一段视频,发到网上。

记者:听说曾经说过可以单独赎你出来?

沈瑞章:对,被抓后第六个月,有这样一次机会。我虽然在这条船上只待了不到三个月,但当时我也是快60岁的人了,其他都是年轻人,最小的当时才18岁,都是当做儿子看待,心里很挣扎,但觉得不能抛弃他们,就留下了。/法制晚报·新京报